

宋史

第六十冊

宋史卷二百五十六

列傳第十五

趙普

弟安易

趙普字則平幽州薊人後唐幽帥趙德鈞連年用兵民力疲弊普父迴舉族徙常山又徙河南洛陽普沈厚寡言鎮陽豪族魏氏以女妻之周顯德初永興軍節度劉詞辟爲從事詞卒遺表薦普於朝世宗用兵淮上太祖拔滁州宰相范質奏普爲軍事判官宣祖臥疾滁州普朝夕奉藥餌宣祖由是待以宗分太祖嘗與語奇之時獲盜百餘當棄市普疑有無辜者啟太祖訊鞫之獲全活者眾淮南平調補渭州軍事判官太祖領同州節度辟爲推官移鎮宋州表爲掌書記太祖北征至陳橋被酒臥帳中眾軍推戴普與太宗排闥入告太祖欠伸徐起而眾軍擐甲露刃誼擁麾下及受禪

以佐命功授右諫議大夫充樞密直學士車駕征李筠命普與呂
餘慶留京師普願扈從太祖笑曰若勝胃介乎從平上黨遷兵部
侍郎樞密副使賜第一區建隆三年拜樞密使檢校太保乾德二
年范質等三相同日罷以普爲門下侍郎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
中書無宰相署敕普以爲言上曰卿但進敕朕爲卿署之可乎普
曰此有司職爾非帝王事也令翰林學士講求故實竇儀曰今皇
弟尹開封同平章事卽宰相任也令署以賜普旣拜相上視如左
右手事無大小悉咨決焉是日普兼監修國史命辭居正呂餘慶
參知政事以副之不宣制班在宰相後不知印不預奏事不押班
但奉行制書而已先是宰相兼敕皆用內制普相止用敕非舊典
也太祖數微行過功臣家普每退朝不敢便衣冠一日大雪向夜
普意帝不出久之聞叩門聲普亟出帝立風雪中普惶懼迎拜

曰已約晉王矣已而太宗至設重裊地坐堂中熾炭燒肉普妻行酒帝以嫂呼之因與普計下太原普曰太原當西北二面太原既下則我獨當之不如姑俟削平諸國則彈丸黑子之地將安逃乎帝笑曰吾意正如此特試卿爾五年春加右僕射昭文館大學士俄丁內艱詔起復視事遂勸帝遣使分詣諸道徵丁壯籍名送京師以備守衛諸州置通判使主錢穀由是兵甲精銳府庫充實開寶二年冬普嘗病車駕幸中書三年春又幸其第撫問之賜賚加等六年帝又幸其第時錢王俶遣使致書於普及海物十瓶置於廡下會車駕至倉卒不及屏帝顧問何物普以寶對上曰海物必佳卽命啟之皆瓜子金也普惶恐頓首謝曰臣未發書實不知帝歎曰受之無妨彼謂國家事皆由汝書生爾普爲政頗專廷臣多忌之時官禁私販秦隴大木普嘗遣親吏詣市屋材聯巨筏至京

師治第吏因之竊貨大木冒稱普市貨鬻都下權三司使趙鼎廉得之以聞太祖大怒促令追班將下制逐普賴王溥奏解之故事宰相樞密使每候對長春殿同止廬中上聞普子承宗娶樞密使李崇矩女卽令分異之普又以隙地私易尙食蔬圃以廣其居又營邸店規利盧多遜爲翰林學士因召對屢攻其短會雷有鄰擊登聞鼓訟堂後官胡贊李可度受賕飢法及劉偉僞作攝牒得官王洞嘗納賂可度趙孚授西川官稱疾不上皆普庇之太祖怒下御史府按問悉抵罪以有鄰爲祕書省正字普恩益替始詔參知政事與普更知印押班奏事以分其權未幾出爲河陽三城節度檢校太傅同平章事太平興國初入朝改太子少保遷太子太保頗爲盧多遜所毀奉朝請數年鬱鬱不得志會柴禹錫趙鎔等告秦王廷美驕恣將有陰謀竊發帝召問普言願備樞軸以察姦變

退又上書自陳預聞太祖昭憲皇太后顧託之事辭甚切至太宗
感悟召見慰諭俄拜司徒兼侍中封梁國公先是秦王廷美班在
宰相上至是以普勳舊再登元輔表乞居其下從之及涪陵事敗
多遜南遷皆普之力也八年出爲武勝軍節度檢校太尉兼侍中
帝作詩以餞之普奉而泣曰陛下賜臣詩當刻石與臣朽骨同葬
泉下帝爲之動容翌日謂宰相曰普有功國家朕昔與游今齒髮
衰矣不容煩以樞務擇善地處之因詩什以導意普感激泣下朕
亦爲之墮淚宋琪對曰昨日普至中書執御詩涕泣謂臣曰此生
餘年無階上答庶希來世得效犬馬力臣昨聞普言今復聞宣諭
君臣始終之分可謂兩全雍熙三年春大軍出討幽薊久未班師
普手疏諫曰伏覩今春出師將以收復關外屢聞克捷深快輿情
然晦朔屢更荐臻炎夏飛輓日繁戰鬪未息老師費財誠無益也

伏念陛下自翦平太原懷徠聞浙混一諸夏大振英聲十年之間
遂臻廣濟遠人不服自古聖王置之度外何足介意竊慮邪詔之
輩蒙蔽睿聰致興無名之師深蹈不測之地臣載披典籍頗識前
言竊見漢武時主父偃徐樂嚴安所上書及唐相姚充崇獻明皇
十事忠言至論可舉而行伏望萬機之暇一賜觀覽其失未遠雖
悔可追臣竊念大發驍雄動搖百萬之眾所得者少所喪者多又
聞戰者危事難保其必勝兵者凶器深戒於不虞所繫甚大不可
不思臣又聞上古聖人心無固必事不凝滯理貴變通前書有兵
久生變之言深爲可慮苟或更圖稽緩轉失機宜旬朔之間時涉
秋序邊庭阜涼弓勁馬肥我軍久困切慮此際或誤指蹤臣方冒
寵以守藩曷敢興言而沮眾蓋臣已日薄西山餘光無幾酬恩報
國正在斯時伏望速詔班師無容玩敵臣復有全策願達聖聰望

陛下精調御膳保養聖躬挈彼疲氓轉之富庶將見邊烽不警外
戶不扃率土歸仁殊方異俗相率嚮化契丹獨將焉往陛下計不
出此乃信邪詔之徒謂契丹主少事多所以用武以中陛下之意
陛下樂禍求功以爲萬全臣竊以爲不可伏願陛下審其虛實究
其妄謬正姦臣誤國之罪罷將士伐燕之師非特多難興王抑亦
從諫則聖也古之人尙聞尸諫老臣未死豈敢面諛爲安身之計
而不言哉帝賜手詔曰朕昨者興師選將直令曹彬米信等頓於
雄霸裏糧坐甲以張軍聲俟一兩月閒山後平安潘美田重進等
會兵以進直抵幽州然後控扼險固恢復舊疆此朕之志也柰何
將帥等不遵成算各騁所見領十萬甲士出塞遠鬪速取其郡縣
更還師以援輜重往復勞弊爲遼人所襲此責在主將也況朕踵
百王之末粗致承平葢念彼民陷于邊患將救焚而拯溺匪黷武

以佳兵卿當悉之也疆場之事已爲之備卿勿爲憂卿社稷元臣
忠言苦口三復來奏嘉愧實深普表謝曰昨以天兵久駐塞外未
克恢復漸及炎蒸事危勢迫輒陳狂狷甘俟憲章陛下特鑑衷誠
親紆宸翰密諭聖謀臣竊審命師討罪信爲上策將帥能遵成算
必可平定惟其不副天心由茲敗事今旣邊鄙有備更復何虞況
陛下登極十年坐隆大業無一物之失所見萬國之咸寧所宜端
拱穆清嗇神和志自可遠繼九皇俯觀五帝豈必窮邊極武與契
丹較勝負哉臣素虧壯志矧在衰齡雖無功伐願竭忠純觀者咸
嘉其忠四年移山南東道節度自梁國公改封許國公會詔下親
耕籍田普表求入覲辭甚懇切上惻然謂宰相曰普開國元臣朕
所尊禮宜從其請旣至慰撫數四普嗚咽流涕陳王元僖上言曰
臣伏見唐太宗有魏玄成房玄齡杜如晦明皇有姚崇宋璟魏知

古皆任以輔弼委之心膺財成帝道康濟九區宗祀延洪史策昭
煥良由登用得其人也今陛下君臨萬方焦勞庶政宵衣旰食以
民爲心歷考前王誠無所讓而輔相之重未偕曩賢況爲邦在於
任人任人在乎公正公正之道莫先於賞罰斯爲政之大柄也苟
賞罰匪當淑慝莫分朝廷紀綱漸致隳紊必須公正之人典掌衡
軸直躬敢言以辨得失然後彝倫式序庶務用康伏見山南東道
節度使趙普開國元老參謀締構厚重有識不妄希求恩顧以全
祿位不私徇人情以邀名望此真聖朝之良臣也竊聞儉巧之輩
朋黨比周眾口嗾嗾惡直醜正恨不斥逐遐徼以快其心何者蓋
慮陛下之再用普也然公讜之人咸願陛下復委以政啟沃君心
羽翼聖化國有大事使之謀之朝有宏綱使之舉之四目未察使
之明之四聰未至使之達之官人以材則無竊祿致君以道則無

苟容賢愚洞分玉石殊致當使結朋黨以馳驚聲勢者氣索縱巧
佞以援引儕類者道消沈冥廢滯得以進名儒懿行得以顯大政
何患乎不舉生民何患乎不康匪踰期月之間可臻清靜之治臣
知慮庸淺發言魯直伏望陛下旁采羣議俯察物情苟用不失實
邦國大幸籍田禮畢太宗欲相呂蒙正以其新進藉普舊德爲之
表率冊拜太保兼侍中帝謂之曰卿國之勲舊朕所毗倚古人恥
其君不及堯舜卿其念哉普頓首謝時樞密副使趙昌言與胡旦
陳象輿董儼梁顥厚善會旦令翟馬周上封事排毀時政普深嫉
之奏流馬周黜昌言等鄭州團練使侯莫陳利用驕肆僭侈大爲
不法普廉得之盡以條奏利用坐流商州普固請誅之其嫉惡彊
直皆此類李繼遷之擾邊普建議以趙保忠復領夏臺故地因令
圖之保忠反與繼遷同謀爲邊患時論歸咎於普頗爲同列所窺

不得專決舊制宰相以未時歸第是歲大熱特許普夏中至午時
歸私第明年免朝謁止日赴中書視事有大政則召對冬被疾請
告車駕屢幸其第省之賜予加等普遂稱疾篤三上表求致仕上
勉從之以普爲西京留守河南尹依前守太保兼中書令普三表
懇讓賜手詔曰開國舊勳惟卿一人不同他等無至固讓俟首塗
有日當就第與卿爲別普捧詔涕泣因力疾請對賜坐移晷頗言
及國家事上嘉納之普將發車駕幸其第淳化三年春以老衰久
病令留守通判劉昌言奉表求致政中使馳傳撫問凡三上表乞
骸骨拜太師封魏國公給宰相奉料令養疾俟損日赴闕仍遣其
弟宗正少卿安易齎詔書賜之又特遣使賜普詔曰卿頃屬微痾
懇求致政朕以居守之重慮煩耆耄維師之命用表尊賢佇聞有
瘳與朕相見今賜羊酒如別錄卿宜愛精神近醫藥強飲食以副

朕眷遇之意七月卒年七十一卒之先一歲普生日上遣其子承宗齋器幣鞍馬就賜之承宗復命未幾卒次歲普已罷中書令故事無生辰之賜特遣普姪壻左正言直昭文館張秉賜之禮物普聞之因追悼承宗秉未至而普疾篤先是普遣親吏甄潛詣上清太平宮致禱神爲降語曰趙普宋朝忠臣久被病亦有冤累耳潛還普力疾冠帶出中庭受神言涕泗感咽是夕卒上聞之震悼謂近臣曰普事先帝與朕故舊能斷大事嚮與朕嘗有不足眾所知也朕君臨以來每優禮之普亦傾竭自效盡忠國家真社稷臣也朕甚惜之因出涕左右感動廢朝五日爲出次發哀贈尙書令追封真定王賜諡忠獻上撰神道碑銘親八分書以賜之遣右諫議大夫范杲攝鴻臚卿護喪事賻絹布各五百匹米麪各五百石葬日有司設鹵簿鼓吹如式二女皆笄普妻和氏言願爲尼太宗再

三諭之不能奪賜長女名志願號智果大師次女名志英號智圓
大師初太祖側微普從之遊既有天下普屢以微時所不足者言
之太祖豁達謂普曰若塵埃中可識天子宰相則人皆物色之矣
自是不復言普少習吏事寡學術及爲相太祖嘗勸以讀書晚年
手不釋卷每歸私第闔戶啟篋取書讀之竟日及次日臨政處決
如流旣薨家人發篋視之則論語二十篇也普性深沈有岸谷雖
多忌克而能以天下事爲己任宋初在相位者多齷齪循默普剛
毅果斷未有其比嘗奏薦某人爲某官太祖不用普明日復奏其
人亦不用明日普又以其人奏太祖怒碎裂奏牘擲地普顏色不
變跪而拾之以歸他日補綴舊紙復奏如初太祖乃悟卒用其人
又有羣臣當遷官太祖素惡其人不與普堅以爲請太祖怒曰朕
固不爲遷官卿若之何普曰刑以懲惡賞以酬功古今通道也且

刑賞天下之刑賞非陛下之刑賞豈得以喜怒專之太祖怒甚起
普亦隨之太祖入宮普立於宮門久之不去竟得俞允太宗入弭
德超之讒疑曹彬不軌屬普再相爲彬辨雪保證事狀明白太宗
歎曰朕聽斷不明幾誤國事卽日竄逐德超遇彬如舊祖吉守郡
爲姦利事覺下獄案劾爰書未具郊禮將近太宗疾其貪墨遣中
使諭旨執政曰郊赦可特勿貸祖吉普奏曰敗官抵罪宜正刑辟
然國家十郊肆類對越天地告于神明柰何以吉而隳陛下赦令
哉太宗善其言乃止眞宗咸平初追封韓王二年詔曰故太師贈
尙書令追封韓王趙普識冠人彛才高王佐翊戴興運光啟鴻圖
雖呂望肆伐之勳蕭何指縱之效殆無以過也自輔弼兩朝周旋
三紀茂嚴廊之碩望分屏翰之劇權正直不回始終無玷謀猷可
復風烈如生宜預享於大蒸永同休於宗祏茲爲茂典以答舊勳

其以普配饗太祖廟庭普子承宗羽林大將軍知潭鄆二州皆有聲承煦成州團練使弟固安易固至都官郎中

安易字季和建隆初攝府州錄事參軍節度使折德展言其清幹遂命卽眞再遷河南府推官會普居相位十年不赴調太平興國中歷華邢二鎮掌書記部芻糧至太原城下拜監察御史知興元府轉殿中賜緋魚袋先是兩川民輸稅者以鐵錢易銅錢安易言其非便請許納鐵錢詔從之九年起拜宗正少卿知定州會以曹璨知州徙安易爲通判未幾代歸又表求外任命知耀州留不遣命按視北邊事淳化中嘗建議以蜀地用鐵錢準銅錢數倍小民市易頗爲不便請如劉備時令西川鑄大錢以十當百下都省集議吏部尙書宋琪等言劉備時蓋患錢少因而改作今安易之請反患錢多非經久計也而安易論請不已仍募工鑄大錢百餘進

之極其精好俄墜殿階皆碎蓋鎔鑠盡其精液矣太宗不之詰猶嘉其用心賜以金紫且遣其典鑄既而大有虧耗歲中裁得三千餘緡眾議喧然遂罷之事具食貨志厯知襄廬二州就遷宗正卿歸朝復領卿職時屬籍未備奏請纂錄咸平初乃命梁周翰與安易同修安易略涉書傳性強很好談世務而疎闊不可用初太宗嘗問農政安易請復井田之制又以其家本燕薊多訪以邊事景德初禮官詳定明德皇太后靈駕發引於京師王地權攢依禮埋懸重升祔神主安易上言禮云既虞作主虞者已葬設吉祭也明未葬則未立虞主及神主所以周制但鑿木爲懸重以神主靈主后七月而葬則埋懸重掩玄堂凶仗輜輶車龍輶之屬焚於柏城訖始可立虞主吉仗還京備九祭復埋虞主然後立神主升廟室自曠古至皇朝上奉祖宗陵廟行此禮何以今日乃違典章苟且